

言阿羅漢、辟支佛觀察解脫四智、究竟得蘇息處者，亦是如來方便有餘不了義說。

觀察解脫四智：即是說明二乘解脫知見的內容，自覺於四諦智得究竟。

究竟得蘇息處，即明究竟涅槃。

有餘意說，是方便假說；無餘意說，是究竟說。

何以故？有二種死。何等為二？謂：分段死、不思議變易死。分段死者，謂虛偽眾生。不思議變易死者，謂：阿羅漢、辟支佛、大力菩薩意生身，乃至究竟無上菩提。

因為唯有佛地，障習都清淨了，功德都圓滿了，無欠無餘，再沒有變易的可能，所以讚佛為常恆不變清涼。

這乃謂八地以上的菩薩，還有不思議變易死。

佛云何再沒有變易的可能？諸行無常，功用隨緣示現。

既不思議，還有生死嗎？比較才有變易，既無功用心，云何有變易、有生死？

二種死中，以分段死故，說阿羅漢、辟支佛智，我生已盡；得有餘果證故，說梵行已立；凡夫、人天所不能辦，七種學人先所未作，虛偽煩惱斷故，說所作已辦；阿羅漢、辟支佛所斷煩惱，更不能受後有故，說不受後有。

此七地或八地以上，祇有變易生死的意生身，大體還是一致。

二乘的聖道——梵行，能得阿羅漢的有餘果，而不能得如來的無餘果證。

八地以上，還有「意」嗎？若無意，何有「意生身」？

千百億化身是「意生身」嗎？不是！是感應道交而示現的身，如《法華經》所謂的三十二應身。

非盡一切煩惱，亦非盡一切受生，故說不受後有。何以故？有煩惱是阿羅漢、辟支佛所不能斷。

云何受生？認此為我，即是受生。

如《楞嚴經》所謂：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。唯認一浮漚體，目為全潮，窮盡瀛渤。還有：納想為胎。

前以彼為我，後以此為我，故曰：受後有。

故必斷我見、去我愛、盡我慢，才能不受生、不受後有。

因此不受後有，非斷滅無餘，而是已不是「我」而已！

煩惱有二種。何等為二？謂：住地煩惱及起煩惱。住地有四種，何等為四？謂：見一處住地、欲愛住地、色愛住地、有愛住地。此四種住地，生一切起煩惱。起者剎那心剎那相應。世尊！心不相應無始無明住地。世尊！此四住地力，一切上煩惱依種，比無明住地，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

住地，唐譯為習地，習即熏習。地有所依住與能出生的意義。如草木，從地而生，依地而住。

起是現起，即顯現於現在的現行。如瘧疾，潛伏期，如住地；冷熱發作的時候，即現起。

屬於愛的，又分為三種，這因為修道所斷惑，是三界分斷的：欲界的修所斷惑，色界的修所斷惑，無色界的修所斷惑。欲愛住地，即欲界的一切修所斷煩惱；色愛住地，是色界的一切修所斷煩惱；有愛住地，是無色界的一切修所斷煩惱。

依本經所說，四住地而外，別有「無始無明住地」。

二乘不斷的習氣，在聲聞學派中，稱為不染污無知。無知即無明

的別名；習氣，是極微細的無明，這與大乘的無明住地一致。

其實，傳統的「無明」，乃是邪知邪見。非指習氣！

天臺宗說：煩惱有見思、塵沙、無明的三惑。見思惑即四住地，塵沙惑即從無明起的過恆沙煩惱，無明惑即無明住地，這實依本經而立。

見思惑，即見一處住地；塵沙惑，即欲愛住地、色愛住地、有愛住地。

世尊！如是無明住地力，於有愛數四住地，無明住地其力最大。譬如惡魔波旬於他化自在天，色、力、壽命、眷屬、眾具、自在殊勝。如是無明住地力，於有愛數四住地，其力最勝，恒沙等數上煩惱依，亦令四種煩惱久住。阿羅漢、辟支佛智所不能斷，唯如來菩提智之所能斷。如是世尊！無明住地最為大力。

因無明而眾生起一念識，心住於緣（即成為心境相關的存在）時，即生得有見煩惱。因迷理的見惑，又起作得的愛煩惱。生得與作得，都稱為住地，也應都有現起的。所以生得與作得，並非種子與現行，而是本性成與習所成（依現成種，種又生現）。由性成的生得，引生習成的作得。

若是「本性成」的，還有解嗎？

生得乃是指「俱生我見」也！

無始的無明，不但凡小不知，十地菩薩也不能知道究竟，唯佛能知。

那你勝鬘云何能知呢？

那十地菩薩能斷嗎？若不能斷，云何成佛呢？

亦令四種煩惱久住：若無明住地不能斷，則四種煩惱亦不能斷。如此云何證阿羅漢果？

無始無明既是心不相應法，恐佛也不能盡知！

世尊！又如取，緣有漏業因而生三有。如是無明住地，緣無漏業因，生阿羅漢、辟支佛、大力菩薩三種意生身。此三地，彼三種意生身生及無漏業生，依無明住地，有緣非無緣。

八地菩薩已證得「無功用心」，還有「意生身」嗎？

觀音菩薩是「尋聲救苦」？還是「循聲救苦」？

說到此，其實「無明住地」，乃為「作意」、「意生」也。

而想「成佛」，才是大乘始終的「意」。不斷地「褒大貶小」，才是大乘始終的「意」。

請法而後說，即非有「意」。而發願度眾生，即是無明住地也！

是故三種意生及無漏業，緣無明住地。世尊！如有愛住地數四住地，不與無明住地業同一無明住地異，離四住地。佛地所斷，佛菩提智所斷。何以故？阿羅漢、辟支佛，斷四種住地，無漏不盡，不得自在力，亦不作證。無漏不盡者，即是無明住地。

總之，斷無明住地才能成佛。但問題是：云何是無明住地，最後身的菩薩猶不知不覺，云何能斷？

那得「自在力」者，是有意？還是無意？是有我？還是無我？這不是前後矛盾嗎？

世尊！阿羅漢、辟支佛、最後身菩薩，為無明住地之所覆障故，於彼彼法不知不覺。以不知見故，所應斷者不斷、不究竟。以不斷故，名有餘過解脫，非離一切過解脫；名有餘清淨，非一切清淨；名成就有餘功德，非一切功德。以成就有餘解脫、有餘清淨、有餘功德故，知有餘苦、斷有餘集、證有餘滅、修有餘道，是名得少分涅槃。得少分涅槃者，名向涅槃界。

那修菩薩道也不能成佛了！於是大乘、一乘，皆非乘矣！

所以如何能斷「無明住地」呢？經典全不說明。

故說到這裡，全是打「口水戰」而已，與如何用功？全不相關！

如說「意」為「無明住地」，則斷除我慢、證無功用心，即除「無明住地」矣！

說到這裡，我們可勉強說：無明有兩種，一是見道所斷無明。二是修道所斷無明。見道所斷無明，於初果、初地斷。修道所斷無明，於四果、八地斷。

換湯不換藥啦！

若知一切苦、斷一切集、證一切滅、修一切道，於無常壞世間、無常病世間，得常住涅槃；於無覆護世間、無依世間，為護為依。何以故？法無優劣故得涅槃；智慧等故得涅槃；解脫等故得涅槃；清淨等故得涅槃。是故涅槃一味等味，謂解脫味。

說來說去，也不過是「性平等、相差別」而已！

世尊！若無明住地，不斷不究竟者，不得一味等味，謂明解脫味。何以故？無明住地不斷、不究竟者，過恒沙等所應斷法，不斷、不究竟，過恒沙等所應斷法不斷故，過恒沙等法應得不得、應證不證。是故無明住地積聚，生一切修道斷煩惱、上煩惱。

無明住地積聚：應說是「潛藏」，而非「積聚」。

生一切修道斷煩惱、上煩惱：從我慢而生貪、瞋、疑等煩惱種子。

彼生心上煩惱、止上煩惱、觀上煩惱、禪上煩惱、正受上煩惱、方便上煩惱、智上煩惱、果上煩惱、得上煩惱、力上煩惱、無畏上煩惱，如是過恒沙等上煩惱，如來菩提智所斷。一切皆依無明住地之所建立，一切上煩惱起，皆因無明住地，緣無明住地。世尊！於此起煩惱，剎那心剎那相應；世尊！心不相應無始無明住地。

「起」者，於第六識起現行。

世尊！若復過於恒沙如來菩提智所應斷法，一切皆是無明住地所持、所建立。譬如一切種子皆依地生，建立，增長；若地壞者，彼亦隨壞。如是過恒沙等如來菩提智所應斷法，一切皆依無明住地生，建立，增長；若無明住地斷者，過恒沙等如來菩提智所應斷法，皆亦隨斷。

其實，見地才是根本，習氣乃是枝末爾！

如是一切煩惱、上煩惱斷，過恒沙等如來所得一切諸法，通達無礙，一切智見。離一切過惡，得一切功德。法王法主，而得自在，登一切法自在之地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正師子吼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』。是故世尊以師子吼依於了義，一向記說。

說到這裡，還是無法確認「無明住地」為別有？

世尊！不受後有智有二種。謂：如來以無上調御降伏四魔，出一切世間，為一切眾生之所瞻仰，得不思議法身。於一切爾焰地，得無礙法自在，於上更無所作，無所得地。十力勇猛，昇於第一無上無畏之地，一切爾炎無礙智觀不由於他，不受後有智師子吼。

現在，佛斷盡一切煩惱，即降伏煩惱魔。得法身，即降伏蘊魔。清淨法身，無為常住，即降伏死魔。得不動三昧，神通自在，即降伏天魔。四魔都降伏了，所以如來超「出一切世間」。

從「如來以無上調御」到「一切眾生之所瞻仰」，是解脫德，明過無不盡；從「於一切爾焰地」到「昇於第一無上無畏之地」，是般若德，明德無不圓。

二者間的「得不思議法身」句，是法身德。以不思議的法身，是由過無不盡，德無不圓所成。累無不盡，所以得法身；法身即一切功德所成就。

爾焰（所知境）地。

這三德無餘圓滿的如來，於「一切爾焰」境，以「無礙智」去「觀」

察，「不由於他」，而起自知自證的「不受後有智」。

世尊！阿羅漢、辟支佛度生死畏，次第得解脫樂，作是念：『我離生死恐怖，不受生死苦。』世尊！阿羅漢、辟支佛觀察時，得不受後有，觀第一蘇息處涅槃地。

總之，二乘雖但斷四住，但度分段，也確有不受後有的證智，然與如來所得是不同的。

世尊！彼先所得地，不愚於法、不由於他，亦自知得有餘地，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聲聞、緣覺乘皆入大乘，大乘者即是佛乘，是故三乘即是一乘。

二乘自知有餘，與上說二乘能得不受後有智，似乎相矛盾！其實不然。

云何自知有餘？圓滿本無底限，理事未圓融也！

然就無「作意心」而言，非知、非不知也。

得一乘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即是涅槃界，涅槃界者即是如來法身。

得究竟法身者，則究竟一乘，無異如來、無異法身，如來即法身；得究竟法身者，則究竟一乘，究竟者，即是無邊不斷。

什麼是「究竟」？究竟「即是無邊不斷」的意思。

約時間說，是豎窮三際。約空間說，是橫遍十方。徹始徹終，徹內徹外；又無始無終，無中無邊，這即是究竟的意義。

大乘經說涅槃、法身、般若等，都是盡虛空、遍法界、盡未來的。此外，沒有相對的，這才達到究竟圓滿的地步。

其實，能所未泯即是有邊有限的。



世尊！如來無有限齊時住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後際等住。如來無限齊大悲，亦無限齊安慰世間。無限大悲、無限安慰世間，作是說者是名善說如來。

法身才是無限的！報身、應化身則非無限也。

若復說言無盡法、常住法，一切世間之所歸依者，亦名善說如來。是故於未度世間、無依世間，與後際等，作無盡歸依、常住歸依者，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也。

或以為佛入涅槃，即息化而不再化度世間。而大乘說，成佛證大涅槃，是盡未來際常在的。《法華經》說：如來壽命無量阿僧祇劫，常住不滅。

性是無限的，相則是局限的。

法者即是說一乘道，僧者是三乘眾。此二歸依，非究竟歸依，名少分歸依。何以故？說一乘道法，得究竟法身，於上更無說一乘法身。三乘眾者有恐怖，歸依如來，求出修學，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故二依非究竟依，是有限依。

法者，即是法性和心性。法爾如此，超然不動。

故「一」乘者，即是說性不說相。然性本不離相，故一不離異！佛佛道同，是就性而言。釋迦牟尼與阿彌陀佛之異，是就相而言。

三乘者，是就相而言，方便有多門，歸元性無二。

若有眾生，如來調伏，歸依如來得法津澤，生信樂心，歸依法、僧，是二歸依；非此二歸依，是歸依如來。

其實，佛以法為師。三寶之中，究竟是以法為核心的。

歸依第一義者，是歸依如來。此二歸依第一義，是究竟歸依如來。何以故？無異如來，無異二歸依；如來即三歸依。



何以故？說一乘道。如來四無畏成就師子吼說，若如來隨彼所欲而方便說，即是大乘，無有三乘。三乘者入於一乘，一乘者即第一義乘。

歸依佛、僧者，偏信行人；歸依法者，偏法行人。